

書叢本基學國

詒閒子墨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詒閒子墨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再版

(26170·2)

本叢書基墨子閒詫一冊

每册定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孫詒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五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五

(本書校對者 周志立 潘同曾
徐培生 謂秉全)

一九七一上

華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蘊終古矣。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窓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

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憚於擴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謬。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尅故說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假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叛通涂徑多所謬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臧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臧本同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葉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屬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槩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僕寶屏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冊耑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顧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掣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槩本淮南子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篇編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假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廩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磬族氏之磬。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森斬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莽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森斬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悅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迕。它若經說篇之贛爲𧔗。虎爲霍。兵法諸篇之慎爲順。又爲頽。芒爲芸。稃爲杯。其跋互尤不易理。董草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悅之文。舊校精稿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愼。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 | | | | | | | |
|-------|--------|------|-------|------|------|-------|
| 一親士脩身 | 法儀 | 二尚賢上 | 三尚同上 | 四兼愛上 | 五非攻上 | 六節用上 |
| 七患辭過 | 三辯 | 中下 | 中下 | 中下 | 中下 | 中節 |
| 葬 | 七天志上 | 下 | 八非明鬼下 | 九非命上 | 十經說上 | 十一大取小 |
| 二貴義 | 十三魯問 | 中下 | 樂上 | 下 | 下 | 下 |
| 公孟 | 十四水備城門 | 非儒下 | 下 | 下 | 耕柱 | 十 |
| | 備突 | 備高臨 | 備梯 | 備蛾傅 | 旗幟 | |
| | 備穴 | 備穴 | 備梯 | 備蛾傅 | 旗幟 | |
| | | | | | | |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篇目考佚

後語二卷

上墨子傳略 墨子年
表 墨子傳授考

下墨子緒聞 墨子通
論 墨家諸子鈎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遷甲子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贋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

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卷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灘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絶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拙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完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晞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說未墮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

書言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

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詒讓案呂氏春秋云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不侵矯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

攝中國之賢君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此義與彼同

攝中國之賢君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

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

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愈說是也

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愈說是也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能用其民也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云。厚而薄責人之義。自作。卽退字也。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增。攷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愈云。內當退從。或體作倘。又闢壞而作內。舉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愈說近是。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佚不怨。遣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之臣。弗讀爲拂。說文。口部云。拂。遠也。上必有諮詢之下。廣雅釋訓云。諸。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諸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諸。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而支苟者諮詢。廷延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謔。諸。諤。譯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者。又譯。諤以盡其誠。卽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詢之下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訛。愈云。支苟乃積敬二字之假音。說文禾部。穢。穢也。徐鍇曰。穢。不伸之意。然則穢敬者。諤。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不得申。亦必諮詢。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詢之下。是也。案洪謂苟爲敬字之謔。是也。而以支爲致。則未槩。愈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爲交。形近而譯。經說上篇。圓規寫交也。今本文亦誤。支是其證。敬讀爲敵。交敵。謂交相敵戒也。苟卽敵之壞字。國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亹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敵。子韋注云。交。夾也。苟焉可以長生保國。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晉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呻。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呻於金於甘。二切。痏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詒讓案。喑。瘖字同。尚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喑。梁文六年傳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之喑。范望太玄經注云。喑。猶嗚也。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吟。古字。畢。云。與秦音義同。史記崩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陸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心爲韻。詔訛在側。

善議障塞。亦爲韻。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齊人歸女樂。蘇云側塞。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也。此其鋒反。韻案漢書音義曰鋒謂利。鋒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畢云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也。畢云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爲韻。案畢說是也。經說下篇橋衡之橋亦作招可證。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鋒鋒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光。近字古文作岸。篆書作岸。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娛。許慎注云黑娛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也。耕爲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云抗猶抗直。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睢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云孟賁衛人。案依世紀說。則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西施亦死也。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據。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誕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吳起之裂其事也。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受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况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攷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然可以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

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釋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雅說文谷部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說文水部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爾。雅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修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

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

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千鎰之裘。畢云：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

國語注曰：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一兩爲溢也。案貴義篇本作千溢非益字。畢誤非一狐之白也。王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託其貲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

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

同而已者乎。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兼王

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中庸

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大水不潦潦。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堯在兀上高

讀爲更端之詞。下云：堯高也。白虎通云：堯高也。从堯在兀上高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蒙疑

三語卽承此言之。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陝山瀆無所通者

讀若狐狢之狹也。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爲遊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淺與谿陹對文。俞云：逝當讀爲澗。古字通也。詩有杕之杜篇：澗肯適我。釋文曰：澗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澗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唯澗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澗。杜預王逸注並曰：澗水通逕。

淺與谿陝對文。因假逝爲。遂晦案王說近是。燒塉者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燒塉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淳厚也。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頌那置我鼙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方晉云植立也。愈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晉族外。案古業云。業事也。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畢讀見毀。句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譖于今據道藏本正王句讀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卽讒慝。傳二十八年左傳閒執讒慝之口。是也。譖與譖古字通。故小雅荅伯篇取彼譖人綴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託訐之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捍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卽民無所依矣。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枝也。玉篇云。忤古安切。又胡且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託訐之民。云。託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玉篇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爲偷。同聲假借字。此與力事日彊文相對。禮記表記云。設壯日盛。壯疑作

飾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舉云：字當爲弗。說文：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非，是其明證。葬之從非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𠁧，故於此亦不知爲葬字之譌。蓋鐘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猶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衆注云：訓讀爲馴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

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眡體於四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

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云：捷養也。案接字亦通高失其義。華髮隳顛也。畢云：隳字當爲墮。詰讓案說文影部云：髮髮墮也。貞

齊部云：顛頂也。墮與簪通。墮顛卽禿頂。新序雜事篇云：宣王謂閭丘印曰：土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擣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

本不固者，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詁，又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云：

雄猶勇。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云：舊从禾，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

蘇云：圖謀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圖謀

也。春秋傳曰：勞之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不圖。報於何有？

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爲非，在身而情。當爲情近形而誤。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反其路者也。智務爲察而言，謂違反

在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伐戴穀梁作伐載。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思利尋焉。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尙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尙疑卽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王者他師列于天瑞篇張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染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纈五入爲緇七入爲紝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已則爲五色矣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色故染不可不慎也不愼耶治要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許由陽高誘云城人堯聘畢云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之不至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注云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堯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楊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繆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